

暮色

故乡在童年那头

四合

老愚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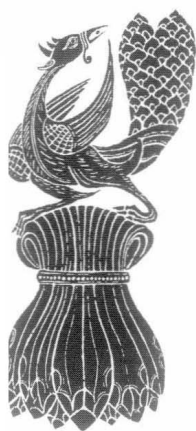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色四合

在童年那头

心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暮色四合 / 老愚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33-1978-2

I. ①暮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8856 号

暮色四合

老愚 著

特约编辑: 曹榆萍

责任编辑: 秦千里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老 俚

插图摄影: 老 愚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1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978-2

定 价: 4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，其实只在童年那里。当你找寻它时，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。

“故—乡”，就是逝去的、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。



自序

老愚

故乡只在童年那头。

即使是童年那头，也并非一个诗意的乡土。

诗意，是原初事物在童稚心中生发的意趣，天然而自足。我文字里抒情的调性，当由此而来。

故乡的人事，在心里转动、发酵，最终形成了一个场景。我的书写，感情与理性处于持续的平衡之中，爱与憎的微妙转换，在不同时段的文字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活在我心中和梦境里的故乡，不论是人物、土地、鸟虫、植物、屋舍，抑或是声息、色彩，似乎从未改变过，一直那样新鲜如初地存在着。记忆和想象重构的这个世界，就是我生命的伊甸园。

我幼年所见多为窘迫、悲苦的脸，极少有发自内心的天然的笑容。为生存焦虑的人们，无时无刻不惧怕被革命洪流吞噬。

强力改变了一切。从人性到地貌，旧伦理、旧事物悉数消失，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奇怪的所在。我

写的是自然乡村的终结。因为被连根拔起，人们不免成为漂浮物，遵从布朗运动规则的卑微“分子”。在此，看似不相干的故乡和现场，就非常奇妙地连接到一起。

我相信，这些微小的观察和感受，自有其存在的价值。我仅仅想表明：我们曾经怎样活着，如今又如何生活着，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未来的命运。

身处急剧变化的社会，我常常有眩晕感。我经常会想起童年，想起曾在梦里乘坐的那列通向远方的列车。幼时曾经这样幻想：命运将载我到达一个未知的地方，那里有可爱的人和事物，人们庄严地劳作，自由地呼吸，愉快地享受，我和他们融为一体，天真无邪地活着，最后，怀着感激离开这令人悲欣交集的世界。🌻

2015年11月17日 于北京车公庄大街

目 录

自序

故乡在童年那头 / 1

现场 / 201

尾声 / 237

故乡在童年那头



当我写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时，那个“故乡”只存在于记忆之中，它躺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，一旦被外物触动，有时是一阵风，有时是一朵云，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汉字，就在眼前化作一幅幅图画，任由我用笔把它描下来。

那画面绝不重复。因而，每次描摹都充满了新奇和喜悦。

地理上的故乡就在那儿，关中平原西部，周朝故地，一个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周围有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。

我在那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时光。庙宇，老树，窑洞，城壕，河渠，坟茔，乌鸦和麻雀，一茬茬成熟了的麦穗和玉米棒，风雨声，雷电，雪花，喇叭锣鼓唢呐，大人小孩的声音……一切都在心里留下了痕迹。

我写的是一个温暖自己的故乡。

一切都化作做梦的材料，我在连绵的梦境里感知自己的存在。 

公元一九六三年

母亲怀我三个月时，和乃雄他娘去赶集。

集，是农村贸易的主要方式，从牲口买卖到日常用度，全靠集市交易完成。就周期而言，有单日集、双日集，有一四七集、二五八集、三六九集（一四七集，指逢阴历初一、初四、初七、十一、十四、十七、二十一、二十四、二十七有集，余类推）。扶风县境内大的集市有齐家埠、杏林镇、召公镇等，毕公区一带的人，习惯去齐家埠赶集。齐家埠，坐落在渭河北岸，与哑柏、槐芽同为西府名镇，因东汉大儒马援的“绛帐授徒”而更名为绛帐镇，逢双日有集。

她们手挽手朝塬下走去。

五月天，麦子快熟了，田里黄橙橙的，空气在隐隐传递着什么秘密。窄窄的土路上，偶尔会有人走过，布鞋漾起的尘埃，在阳光下迷离片刻便复归平静了。俩人一路说着贴己话，孕育生命的女子，走在蓝天下，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快乐。她们并不想买什么东西，赶集不过是散心的由头罢了。平日里被“人民公社”役使，卖苦力，挣工分，从早到晚不得歇息。生活，就是打粮食交给“国家”，再

从生产队手里分到活命的口粮。

走了五六里路，来到双庙坡坡口。朝南望去，眼前是一幅打开的关中平原风景图：十几里外，横亘的秦岭作成屏风，挡住了外面的世界；腰身粗大的渭河，在不远处泛着波光；紧靠着塬的陇海线，火车哐啷有声，往东是省会西安，往西是宝鸡。

走了十五六里路，她们终于到了集市。戏台，牲口，百物，吃食，人们挤来挤去，一张张干涩愁苦的脸，这时都略微舒展开来。路过卦摊，俩人被算命的叫住了，“不灵不要钱——”

摸骨算命先生摸了乃雄他娘的手，说了句：“带把儿。走不远，爱哭。”乃雄他妈嗤的一声笑了，“我还不想让我娃离家太远哩！”轮到我母亲，她不免有点儿紧张，她不知道算命是好是坏，怕知道谜底。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“地主”后代，她惶恐不安。嫁给贫农汤老大的二儿子，图的就是安全。丈夫官做上去了，也许就更踏实了。现在，肚子里的孩子是她最珍贵的财产，也是她人生的指望。

她不太相信算命，但既然来了，就不妨听听“预言”，二十五岁的人，对命运不免有一些好奇。当算命的抓过她的手，依次从掌心捏到指头，她的心也在噗噗乱跳。

“男娃，耳大有福，往大地方走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母亲一下子踏实了。她掏出一毛钱酬谢人家，“灵验了再谢忱你！”

我在母腹中孕育的这一年，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。

朝鲜战争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延续依旧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紧张对峙。但双方都在寻求妥协，核大国美英苏开始缔结《禁止核试验条约》的谈判，笼罩在核战阴云下的地球人总算喘了一口气。曾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，在共产主义运动停滞之际，提出了“和平共处，和平竞赛，和平过渡”的政治方针。这让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异常愤怒，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奋起反击，在“九评”苏共“修正主义”的论战文章中，中共重申自己的主张：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，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，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，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、资本主义、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。

总理周恩来为国民绘制了一幅在二十世纪末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蓝图，毛泽东则发出了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！”的最高指示。

“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！”“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”的社会主义精神符号“雷锋”出笼。

“反右”“大跃进”“人民公社”等一系列运动，正引发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：城镇裁人，知青下乡，计划生育。

外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种情景。《铁臂阿童木》当年元旦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开播。这部根据手冢治虫漫画拍摄的电视动

画片，讲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机器人阿童木的故事。十七年后，中国孩子才能看到这个聪明、勇敢、正义的少年。同时期的中国孩子正端详着“共产主义”——“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”。一九六二年七月修订的《新华字典》这样解释道：“共产主义分低级、高级两阶段。在低级阶段，即在社会主义社会，分配原则是‘各尽所能，按劳分配’；在高级阶段，即在共产主义社会，分配原则是‘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’。”

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发表《我有一个梦想》的演讲，呼吁政府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权利，“我梦想有一天，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，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：‘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，人人生而平等。’”美国总统肯尼迪在“柏林墙”前发表“我是柏林人”的演说：“自由有许多困难，民主亦非完美，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，不准他们离开我们。”

.....

母亲念了几年私塾，但没读过多少书。那时，只要有耳朵即可。村子与外界的联系，是通过架在老皂角树上的高音喇叭实现的，中南海的声音当天即可传到这里。

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远方的“最高指示”息息相关。新政权将人们从私有制的自生存状态变为国家的一分子，谁能牢牢粘在“国家”这张皮上，谁就能衣食无忧。

母亲从喇叭里感知这个国家的脉动。她心里想的是父母会否安生，弟弟妹妹们能否长大成人。作为长女，她有天生的责

任感。

我不能妄自揣摩母亲的情绪，但可以想见的是，从刚刚过去的三年大饥荒里熬过来，生存的忧虑无时无刻不压在她心头。外祖母常常念叨，说民国十八年的“关中大年谨”如何吓人，绝户，人吃人，饿殍阻路，母亲眼前恐怕经常浮动这样的景象。活下去！怎么才能在蒸笼般的社会里活下去呢？她决心学习裁缝，靠为人做衣服挣点儿活钱。

院子中央，那丛茂盛的黄花透出一丝耀眼的喜气。

地里长满了庄稼，社员们把汗水洒在土里，丰收的果实却要送到扶风县国营粮站。红光满面的干部说，这些粮食，一部分送到北京，给毛主席老人家擀面吃；一部分送到咱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，让他们吃饱了跟美帝国主义作斗争；一部分藏起来，准备跟苏修打仗。口粮按工分和人头分，得盘算着吃，才能勉强把一年撑过去。

日子缓慢。太阳从东边升起，慢慢爬到头顶，再磨磨蹭蹭掉下去。

在半饥饿状态下，母亲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。

我来到人世的那天是癸卯年十一月初五，冬至前两天，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。

我猜想，外婆一定从绛中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汤家村，陪伴在她女儿身边。

那时候没有大路，五里多地的阡陌小道可够小脚外婆走的。

老人家拄了一根拐棍，颤巍巍地行走在窄窄的土路上，手里还提着一篮鸡蛋。

一路上，外婆恐怕无心看伏在地里的麦苗。收秋后，渭北台地除了轮休的闲地，大都种上了麦子和油菜，冬天，正是它们埋头假寐的时节。或许还有一些景色，比如五泉人民公社修筑的沟渠，新栽的白杨树，干枯萧索，想必不会让她有多少愉悦之感。

在平展展的阡陌间，散落着一个个瘦瘠的村子，黄墙灰瓦，聚落上空冒出的枯黑枝条，拽出一丝可怜的生机。

从窑洞里走出来，外婆心里有了些许敞亮感。她已经习惯了低头走路，“地主婆”的身份改变了她的行为，她害怕人——一切出身比自己好的。她是出名的善人，叫花子上门讨饭，碗盛得满满的，临走还要往手里塞一个馍，怕可怜人吃不饱。

夫家靠祖上积攒的家底添置了百十亩地，十几头高脚牲口，住的是窑洞。关中平原的窑洞，大致有两种类型。常见的是在崖面凿洞，方便易成，但缺乏足够的安全感。富有的人家，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洞穴：从平地中央挖下去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深坑，大约十来米深的样子，四面凿出孔洞，洞深约在十米许，宽四五米，盘炕起灶。这样的独立窑洞部落，大都坐北朝南，从东南角掏一斜坡作出口，安上厚重结实的大门，崖外再版筑一圈土墙，一方让主人心安的栖息地便成了。当然，讲究的还要在崖上植迎春花若干，不出几年，旺盛的枝条沿崖头一路探下来，耀眼的金黄色小花让人心里一亮。到晚上，牲口、大车

悉数入窑，任你土匪有十八般武艺也奈何不了。

一九四九年夏天，西北野战军首领彭德怀率部发动“扶眉战役”，驱走了国军胡宗南部。随后便是一场颠倒乾坤的“土改”。之前，有人从陕北回来，劝说外祖父赶紧卖地卖牲口，外祖父生性倔强，他觉得不可理喻：祖祖辈辈都认的理，难道要被人打翻了？机灵的把值钱的都卖了，跟胡宗南将军往西南撤了；不愿离乡离土的就地趴倒，静观其变。

直到血汗换来的土地被没收，原来的二流子烟鬼摇身变为新时代掌权者，外祖父才明白：世道真的变了。做人的信仰骤然崩塌，他从此一蹶不振。土地、牲口、油坊等被劫掠一空，新政权赏赐给他唯一的礼物是一顶高帽子——“地主”。

他留给五个子女的几百枚银元，侥幸留存下来。他以为捱过了“土改”“镇反”“三反”“五反”“反右”“大跃进”，坏日子就到头了，没想到更凶残的“文革”降临了。“红卫兵”掘地三尺，掠走了大部分银元。唯一幸免的是埋在猪槽下面的一袋，他特意多挖了几尺。我母亲出嫁时，箱子里藏着外祖父送给她的四十九枚银元。

子女婚配让做父母的操碎了心。儿子不敢娶同“阶级”的女子为妻，一来有坏人勾结之嫌，二来又怕后代受歧视。出身好、模样周正的女子，根本轮不到地主崽，最后能娶上一个姿色平平的，就算老天开眼了。至于女儿，只要出身好的人家愿意接收，就该烧高香了。母亲嫁给下中农汤老大二儿，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。早年丧妻，爷爷一手把三个儿子拉扯大。大